

研  
六  
室  
文  
鈔

研六室文鈔序

積溪胡竹邨農部當世之篤學君子也平

究雅不欲馳逐文壇然穿穴經旨以爲文而文自淵

茂頃乃哀輯三十年來所作擇定若干首曰研六室

文鈔屬余序余竊謂文之體不一散體本與駢體殊

科而散體又各別有論議之文揣摩理勢近乎子有

敘述之文網羅事蹟近乎史二者每分道揚鑣惟訂

證之文名物詁訓近乎經則尤足尙何則六經固天

地之至文也聖人創之儒者明之雖前哲譔著都備

而細繹不窮苟能闡幽抉隱研而益精可以正其歧  
誤啟其疑滯補其闕遺斷非浮華無實空疎無據者  
所得而參厠其間問考漢初經師率多口授卽有章  
句或致亡佚故存者頗罕其他文更蔑聞焉東京後  
首推馬鄭顧馬融經義僅散見至長笛賦廣成頌等  
未脫辭章之習若鄭康成統貫羣經而流傳司農集  
篇數甚隘此蓋殫力箋注不必沾沾言文也唐人作  
疏孔賈並稱賈公彥旣絕無文孔穎達曾分任晉書  
紀傳似非不能文者而亦莫從辨識何卷出其手且

凡疏家措詞往往冗蔓而詰詘驟難卒讀豈說經之  
視綴文果齟齬不克相兼歟今農部承其令祖樸齋  
先生之傳於三禮尤遂嘗因詩西南其戶鄭箋而知  
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成考二卷已刻之粵東風行  
寓內復與桐城張阮林臨海洪筠軒我邑胡墨莊包  
孟開諸君反覆詳剖以求至當外此釋韎韜論鞞鞞  
考屏隔解胥縣浮沈闐闐櫛相大抵皆禮之支流餘  
裔君於文援引賅博而條達明畫疏家拙澀之弊屏  
除殆盡縱遇鈎子奏刀砉然罔弗洞徹是真爲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者矣餘如序記傳誌筆格清醇亦益然有經術之氣醞釀其中正無庸攀仰韓歐取譏貌飾雖然君非止此也曩懷重疏儀禮之志旁搜遠紹左右逢原境地烏可量文猶其小者耳獨余也經未諳涂徑文未闢堂奧屏軀邁齡徒增慚悔蒙君之不棄使以糠粃引其前敢率爾應命者聊覲附驥尾藉挂名汗簡云涇上愚弟朱琿撰於吳門紫陽書院

家竹邨師選於儀禮因賈疏漏略重爲義疏精力專  
注於此其他著作成者已有數種所作古文約有三  
百餘篇儀徵阮芸臺先生采其二種刊入

皇清經解餘俱未梓行蓋吾師未肯以自信也近歲  
主講涇川書院先君子未刊書藏於家者督率<sub>翰</sub>等  
次第校刊併爲先君子作傳庶賴以傳世永久焉<sub>翰</sub>  
等閒請梓其著述吾師謂所著書尙須改訂惟說經  
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鈔寫不及若以刻代  
鈔其可於是出所作古文命擇其有關經義者得八

十餘篇編爲研六室文鈔十卷授之剗剔其無關經  
義者雖已傳於外概命勿付梓曰此自爲商質經義  
計若以言文尙須數年後學力或有進地再爲續鈔  
蓋吾師之不肯自信如此然其文古勁閱深實有漢  
唐風味其解經不尙新奇不事穿鑿惟以經證經心  
得最多閱者自知之翰等非阿所好也刻旣成因敬  
記其緣起道光丁酉六月下浣受業

先翰謹識

研六室文鈔目錄

卷一

東房西室疑問

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述

儀禮士冠禮屨韠注正讀

兼訂詩屨韠有  
爽傳箋誤字

釋屨

中庸旅酬下爲上解釋疑

六經作自周公論

井田論



卷二

周易分傳附經考

兼考各經傳注及疏附入之始

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

大夫二朝考

東夾西夾考

牖考

屏考

附反  
站

公羊傳孔子生月考誤

校儀禮聘禮及郊注脫字

兼考  
郊制

卷三

儀禮非後人僞撰辨

禮記寢東首於北牖下辨

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辨

儀禮喪服記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解

論語居必遷坐解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解

易乾位西北說

周禮嫁殤說

儀禮姑姊姊妹說

穀梁傳雍泉說

養母不宜服斬衰三年議

河南余氏服議

卷四

復夏昫齋先生書

與陳警園論奔者不禁書

與張阮林論闌閩楸柎書

與家墨莊論豐字書

與吳子方論釋文鄭注譌字書

與郝農部論廟寢書

與洪樞堂論舍采書

與費耕亭論繼父服書

與陳碩甫論毛傳書

與陳碩甫論禘祫及國語注書

卷五

荅洪起凡論詩羔羊疏書

荅夏心伯論鞞鞞書

廢縣浮沈解荅馬元伯

荅洪筠軒論燕寢書

荅張阮林論燕寢書

荅家墨莊論燕寢書

荅包孟開論燕寢書

荅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

荅章生遇鴻問章弁書

荅趙生炳文論漢學宋學書

卷六

國朝詁經文鈔序

周易釋傳題辭

黃氏詩考序

刻郝氏春秋二種序

讀儀禮私記序

孔子編年後序

四書拾義序

汪氏家學集序

求是堂文集序

鍾山書院課藝序

王石臞先生八十壽序

送家墨莊之任延建邵道序

送程春海之任貴州學政序

釀資掩埋遺骨引

卷七

儀禮集釋書後

儀禮經注校本書後

經傳釋詞書後

書金氏禮箋三江後

左傳杜注辯證書後

金誠齋求古錄書後

方茶山先生遺集書後

爾雅注門辟旁長檝圖跋

卷八

漢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

錢竹汀先生入祀鍾山書院記

從叔父同知公遺書記



涇川書院志學堂記

續溪會館尙義軒記

旺川曹氏義田碑記

朱氏耕雲莊祭田碑記

清淮紀夢圖讚

有序

卷九

石埭訓導汪先生行畧

附別傳

姚鏡塘先生行畧

章雷川先生行畧

贈奉直大夫叔祖繩軒公行狀

卷十

汪叔辰先生別傳

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徽州府訓導夏先生墓誌銘

郝蘭皋先生墓表

研六室文鈔卷一

績溪胡培翬竹邨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  
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  
禮釋官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官增注  
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翬按鄭君注禮時以  
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儀禮大射儀公食大夫  
禮記禮器喪大記注疑出  
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

詩箋已明言之當以此爲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

詩多爲定論斯千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

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蓋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

詩君子陽陽疏云斯千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覲禮不合據斯千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皆爲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

王承厲王之亂宮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爲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詳宗廟路寢明堂同制

考

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爲左右房

與天子燕寢同制

燕寢則

爲東房西室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

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爲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云是室一南戶爾者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何以見之儀

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尊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筐在南實四爵合盃皆陳設於燕寢之禮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媵侍於戶外呼則聞皆成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儀禮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尊于此蓋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俱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牆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卽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

人出下云主人說服于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卽云主人說服于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居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

凡居奧必東面故儀禮云席於奧東而鄭注解當戶爲嚮

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是亦室戶在東之明證也

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入門升自作

階立於阼西嚮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

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

側室在燕

寢之旁與燕寢同制

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

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

自由也

房乃

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

南無戶審矣

燕寢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內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

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

釋宮增注謂此經爲燕寢之制

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本內無此



注

以玉藻諸侯退適小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

說自確天子燕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

伯但云於房中五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燕寢止一

房與大夫士同制又可知也

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寘饋於

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

尚書大傳古者后

夫人將侍於君前

按此傳專爲諸侯之制后是連息文觀下單言夫人及言君可證

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

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

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與室有戶

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

汪士鐸謹案呂氏春秋仲冬謹房室必重閉月令同

閉而曰重則由房之戶以入室之戶明甚列女傳二適房中脫朝服衣裘服然後進御于君云云與書傳

同是入室必由房也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同也

周禮女御掌御教于

王之燕寢是知夫人入御在君之燕寢也

漢書鼂錯傳言居民之法家有

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房室正寢則左右房與室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

云二內此亦可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

正寢尚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

正寢大夫士亦有左右房詩箋又

爲孔穎達所晦

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孔穎達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及鄉

飲酒義之言庠制者亂之致鄭義不明爲諸儒所訾

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

其是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爲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之制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爲燕寢之制經無明文按士喪禮士死于適室而記云適寢適寢正寢也記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燕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

矣父子異宮者謂異鄭注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

云寢壻之室也又注禮記昏義舅姑先降自西階婦

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

疏云舅姑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言婦見及饋饗則

成昏在燕寢明矣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

者齋注云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

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注云內正寢之中

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

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

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齋及疾乃居正寢鄉黨所云齋居必遷坐者以此論語孔注云易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齋乃遷居於正寢故云易常處鄉黨國考所云似未的詳論語居必遷坐解非齋非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連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培鞏初爲燕寢考以管見所及時請正於山陽汪文端師師許可索書書尚未就因先撮其大略爲此篇呈之後又以請正於高郵王文簡師燕寢考

始定藁焉時嘉慶癸酉歲也越今丁酉二十五年  
矣檢錄付梓敬識於此

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述

儀禮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有四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經於齊衰期不杖章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之服本三年以出後大宗不貳斬故降期也大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昆弟之服本期以出後大宗故降大功也小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經本云爲其昆弟少之長殤三字今據補昆弟本降服大功以殤再降故小功也小功章又云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姊妹在室

期適人大功今以出後大宗故降小功也經之所言

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豈盡無服哉蓋

以所後之親疏爲斷也傳曰爲所爲

所下舊脫爲字據釋文補後

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

所爲後者之祖父母

即後人者之曾祖父母也妻其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也

祖父母妻係正親妻之父母之屬係外親正親外親不止於此舉以概其餘

若子

鄭注云若子者

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

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

皆如親子也記曰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

此句本不誤別有解

一篇詳之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即所後父之昆弟之子其旁親也旁親不止此亦舉以概其餘若子



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與  
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  
斷不以本宗爲斷審矣所以然者爲後有繼祀承祧  
之重卽與親子無異故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  
之親孟子云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職是故也然而  
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先聖終不以所後之親疏爲  
斷而特制爲降一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弟一  
體與他親異故不得服其本服而降者以奪於所後  
而猶必定爲降等之服者以別於他親然則本宗餘

親固不得援生我及我所同生者爲例矣不然豈有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一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自賈公彥作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之論者遂謂本宗期服之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總服且云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設出後在疏遠則本宗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之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

古者唯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大宗尊之統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斯豈非二本而何聖人制禮有時本仁以出之而不得不從其厚亦有時本義以斷之而不得不從其薄儀禮一書所以爲仁至而義盡也豈可以經傳所不言而輕議增也哉或曰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記曰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此非餘親皆降一等乎

曰此記於兄弟降一等卽經所云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因經未言報故特記之觀

鄭注專釋報字可證變文言兄弟以包姊妹非與經

有異旨也

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爲其父母報一例此言

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未免臆斷若傳所云則專爲兄弟皆

在他邦而發也

玩注自明

或又曰子之言得毋與敖君善

同歟夫敖氏之儀禮集說固近儒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奚可從曰余之說固熟復全經而確見其爲然非

以敖氏有是說而徇之也且敖氏之書豈盡無可從

耶語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必以其說之出於敖

氏而故違之非平心讀書之道矣

汪均之曰戴氏聖

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氏

汪云廢小宗昭穆

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

按古之重大宗如是此篇所述正得儀禮精義儀禮

惟重大宗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服止言父母昆弟

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以見大

宗之重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後世不明乎古者唯

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貲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

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

親疏爲服設出後在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

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議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

俗異此篇所述係儀禮之禮非世俗之禮儀禮重

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夫父尚  
可絕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况大宗爲  
尊之統以大宗之祖臨之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  
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卽本生祖無服亦其心安而理  
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輒欲增由不明儀禮  
後大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祔食之  
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爲  
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尙屬可行然欲執此以  
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失之遠矣  
或別定爲服制而不必援儀禮爲說可也

儀禮士冠禮韎韐注正讀

兼訂詩韎韐有  
爽傳箋誤字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韎韐緇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韐爲韎韐韐之制似鞞培翬按此注當以今齊人名韐爲韎絕句韐字屬下句賈氏疏出注云韐之制似鞞孔穎達詩瞻彼洛矣疏引此注云今齊人名韐爲韎韐皆誤讀此韐也而名韎韐者韎言其色韐言其質鄭此注云韎韐緇韐也玉藻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是鄭以此經韎與玉藻緇同爲

赤黃色名說文鞮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鞮爾雅一染謂之縹說文縹帛赤黃色鞮與縹皆一入爲赤黃色而染韋則曰鞮染帛則曰縹因事異名也爾雅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纁鞮一入淺於纁爵弁服纁裳而鞮鞫故說文云士無市鞮本字有鞫鞫本字或从韋作鞫制如楛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鞮賤不得與裳同是也鄭云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合韋爲之解鞫字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解鞮字謂此鞫合韋爲體而染以茅蒐其色赤黃因名鞮也又云今齊人名禕爲鞮



者舊是茅蒐之別名謂染鞅用茅蒐後人因謂茅蒐爲鞅假今通古見鞅之名義取於舊也然鄭意固以鞅名取於舊非以鞅鞅名取於舊舊得名鞅不得名鞅鞅孔賈以鞅屬上爲句甚誤春喬叔父曰舊古作見史記貨殖傳又曰方言各別或偃舊或偃鞅不必強分今古陸機疏云齊人謂之舊則齊人不盡名鞅矣鞅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鞅

者據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謂之鞅士無飾則但謂之鞅本其質而言之賈氏疏謂士無飾不得單名鞅一名鞅鞅一名緼鞅是也鄭云鞅鞅之制似鞅

者鞮鞞雖不得單名鞞得單名鞞士容禮設鞞帶注  
云鞞帶鞮鞞緇帶是其證又鞞與鞞對鞮是色名不  
得兼鞮言似故單云鞞文連鞞言者因上引緇鞞而  
及之謂鞞與鞞其制均似鞞也必云制似鞞者鞞鞞  
形象經傳無文鞞之制具於玉藻故鄭假以明焉郝氏  
蘭臯曰此段疏解尤精鞞鞞之制似鞞  
六字俱還出著落不得增剛一字矣或疑鞞不得  
名鞮鞞遂謂鞞字爲衍文亦非鞞與鞞微異經固云  
鞞不云鞞鄭不當單云鞞之制似鞞戴侗六書故鞮  
字下引鄭氏曰齊人謂鞞爲鞮又鞞字下引鄭康成

曰鞞鞞之制似鞞以鞞字屬下爲句得其讀矣今依  
彼正之又詩鞞鞞有奭毛傳鞞鞞者茅蒐染草也一  
曰鞞鞞所以代鞞也鄭箋鞞鞞者茅蒐染也茅蒐鞞  
鞞聲也鞞鞞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  
纁裳也培翬按傳草字疑韋之誤鞞旁从韋是以茅  
蒐染韋之名非直染草說文云鞞茅蒐染韋也當依  
彼作韋孔氏正義引定本云一入曰鞞鞞一下當依  
定本有入字但以鞞爲句說文云一入曰鞞左傳疏  
引賈逵云一染曰鞞國語注引三君云同一染卽一

入一入曰韎蓋漢儒相傳之舊詁此二句傳釋韎字  
下云韎所以代鞞也釋韎字孔疏韎韎連讀亦誤箋  
云韎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韎聲也者謂此韎韎以  
茅蒐染之故云韎茅蒐聲近韎也聲上韎字爲衍文  
左傳疏及國語注引皆云韎聲也無韎字茅蒐韎聲  
韋昭所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是也前人訓韎者多舉  
其義至鄭始兼著其聲以爲義由聲出此與士冠禮  
注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菑爲韎者同皆  
單釋韎字下云韎韎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始訓韎字

疏連韜言聲者皆誤衍汪均之曰韜韜句讀衍字段氏阮氏亦嘗辨之而未若此文之廣博確實更詳明也按作此文時未見各家說後檢讀之亦多有不同故此業仍存弗削云

釋鞮

鞮者茅蒐染韋之名

詩鞮韠有奭傳曰鞮韠茅蒐染韋

今本草作草誤

也一入

曰鞮

今本脫入字此依詩疏所引定本

說文亦云鞮茅蒐染韋也

一入曰鞮

汲古閣本入訛又宋本不誤

从韋末聲蓋本毛傳

說文

敘傳詩毛氏

左傳正義引賈逵國語注引三君

三君謂賈虞唐

並云一染曰鞮一染與一入同鄭氏士冠禮鞮韠

注云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是鞮爲茅

蒐染韋之名若染帛用茅蒐則一染謂之縑不名

鞮也

其色赤黃

鄭氏玉藻一命緼鞮注云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鞮

也此解鞮字爲確詁爾雅一染謂之縹說文縹帛

赤黃色

爾雅郭注以紅釋縹未的紅是赤白之閒色宜有別

染帛謂之縹染

韋謂之鞮因事異名而其色則同以皆一入故也

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縹三染謂之纁此皆言茅蒐

染赤法鞮一入赤色淺近黃故爲赤黃色鄭氏雜

問志以淺赤韋釋鞮韋亦與玉藻注合杜氏左傳

注徑云韎赤色殊未審別說文韎

韎本字

字注云士

無市

韎本字

有韎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

纁色是許君以一染之韎爲淺於三染之纁故云其色異若以韎爲卽赤色則玉藻之緼韎赤韎奚以分許君又何爲用其區別乎

染韋以爲蔽膝曰韎韎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韎注曰韎韎緼韎也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詩韎韎有奭傳曰韎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韎所以代韎



也箋曰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說文曰韐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

韎凡經傳言芾言韍言韠言韐者皆是蔽膝

鄭氏采菽

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玉藻注云韠之言蔽也又云韍之言亦蔽也說文韠韍轉相訓云所以蔽前

又云士無韍有韐

唯冕服謂之芾

芾與韍同說文本作市韍以韋爲之故旁从韋

明堂位注云韍或作韍及左傳之衮冕韍珽从韍者皆是假字易經之朱紱乃後代俗字魏晉以後

用絳紗爲韍故改从糸王弼據以入經非也

其皮弁朝服元端之等皆

名爲韠士之爵弁服與冕服大同

爵弁與冕同制唯無旒爲異又

與冕服皆元上纁下

而不得名爲韍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

龍章之飾謂之鞞

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

侯火而下卿大夫

山士鞞韋而已

士無飾則但本其質言之謂之

鞞言其合韋爲之也又其服以助君祭尊於皮弁

朝服之等故亦不名爲鞞此鞞之名唯施於士之

爵弁服他服無此稱玉藻又名緼鞞者以其一命

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飾以山又士不得服冕大

夫得服冕服助祭故變鞞言鞞若儀禮士冠禮士

喪禮諸篇則皆言鞞無言鞞者

士冠禮爵弁服鞞鞞士喪禮陳爵弁

服鞞鞞又云設鞞帶

此其證也鞞言其質鞞言其色鞞之言

韎韐猶芾之言朱芾赤芾韠之言爵韠素韠也

染韋以爲戎服曰韎韐

左傳有韎韐之跗注杜注韎赤色

當云淺赤色

戎服若

袴而屬於跗與袴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  
韋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

衣韎韐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

色

說文緹帛丹黃色

賈疏左傳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

也袴而屬於跗

國語卻至以韎韐之跗注韋昭云跗注兵服自要以下屬於跗

若

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韐幅如

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

六月詩疏引雜問志作韎韁之

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

又以爲衣而素裳白帛也附注作不注者古字不

附通見小雅

常棣鄭箋 旣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

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韁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

義則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附據鄭氏之

義則以爲有衣有裳不相連但附注之義當如賈

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

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附注者卻至

所獨不與衆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韎  
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韎韋之跗注三  
逐楚共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  
朱衣裳司服注云以韎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  
韋爲韎色而雜問志又云素裳者據左傳均服振  
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用韎爲裳  
韎亦朱類雜問志蓋鄭氏未定之論○又韎布見  
儀禮聘禮鄭氏注蓋以茅蒐染布謂之韎布也然  
韎布他書無考疏家謂聘非兵事服韋弁不可純

如兵服故鄭疑用鞮布爲衣而素裳

又通其義於樂曰鞮樂

周禮鞮師掌教鞮樂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鞮

東夷之樂

明堂位今本作昧

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

鞮爲味莖著之味元謂讀如鞮鞞之鞮賈疏云後

鄭讀爲鞮鞞之鞮者欲取鞮爲赤色禮記檀弓云

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

樂名鞮者取色赤東方之意按鞮爲東夷之樂日

出東方色蒙昧微赤有鞮義故言鞮據後鄭所讀

是亦取義於鞮鞢也

經傳凡言鞮者皆名其色

鞮字見儀禮毛詩左傳周禮皆據色而言謂以鞮色之韋爲鞞以鞮色之韋爲服也說文鞞字注云

其色鞮尤可證鞮是色名

鄭氏以緹釋鞮又以鞮釋緹謂爲赤黃之間色

杜氏解左傳亦訓爲色

自鄭氏以聲詁鞮而鞮字之本義晦

鄭氏詩箋曰鞮鞞者茅蒐染也茅蒐鞮

今本此下衍鞞字

聲也駁異義云鞮草名齊魯之間言鞮

此下孔疏引亦衍鞞

字聲如茅蒐培鞞按茅蒐鞞聲此鄭氏增出一義  
非鞞之本義也鞞是染韋之色名非草名古人制  
字有義由聲出者有義本形具者此鞞字先有義  
而後有聲非由聲得義蓋以韋一入茅蒐染赤其  
色蒙昧不甚鮮明故制鞞字旁从韋而取末聲兼  
有味義鞞與昧通周禮鞞樂亦作昧可證凡染韋不如染絲帛之鮮明故有味義毛公  
之傳詩許氏之說文解字賈虞唐諸君之注春秋  
傳俱云一入曰鞞此古訓相傳如是卽鞞字之本  
義如自鄭君創爲聲論於是韋昭沿之以解國



語謂急疾呼茅蒐成鞣一若此字由呼茅蒐爲鞣  
故名然則茅蒐亦以染絳豈可云茅蒐絳聲茅蒐  
亦以染縹豈可云茅蒐縹聲况說文鞣字从韋末  
聲古讀鞣音與茅蒐本不相近必以爲義由聲出  
似鑿矣

孔氏兼鞣言聲而鄭氏之義亦晦

孔氏詩正義申鄭箋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鞣鞣故名此衣爲鞣鞣也又云古人謂菑爲茅蒐  
讀茅蒐其聲爲鞣鞣故云茅蒐鞣鞣聲也按鄭箋

本無鞞字國語注所引甚明

左傳正義引亦無鞞字

鞞是合

韋爲之所以代鞞鄭君以茅蒐爲鞞聲不以茅蒐

爲鞞聲孔氏此疏違失箋意并士冠禮之注亦不

得其讀矣

士冠禮注今齊人名韋爲鞞鞞之制似鞞孔詩疏引以鞞爲句誤詳士冠禮

讀注正

茅蒐經名茹蘆不名鞞也

爾雅茹蘆茅蒐詩云茹蘆在阪毛傳卽本爾雅爲

訓是茅蒐一名茹蘆也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

韋爲鞞蓋染鞞用茅蒐當時遂有名茅蒐爲鞞者

然經之韎字實不如此訓茅蒐可以染韎不得徑以韎爲茅蒐名猶之茅蒐可以染絳漢時亦名茅蒐爲絳草

見國語注

然不得徑以絳爲草名賈氏儀禮

疏謂周公時名菑草爲韎草尤誤周公作爾雅第云茹蘆茅蒐不名茅蒐爲韎鄭云今者明據當時而言卽菑之名亦出於後人陸機詩疏云茅蒐卽今之菑草爾雅郭注云今之菑也此可證菑爲後人名矣

培鞮讀儀禮士冠禮韎鞞注疑賈疏及詩孔

疏之誤作士冠禮注正讀兼訂詩鞮鞢有爽  
傳箋誤字張孝廉阮林見之爲廣其義作釋  
鞮鞢然鄭氏茅蒐鞮鞞之說非鞮字本義鄙  
見頗疑之前以賈孔二疏違失注意專爲審  
別未申此旨且鞮鞢鞞鞞諸說紛如每易膠  
轉因考之毛詩左傳周禮儀禮說文更作斯  
篇復於阮林未知於經有合否也嘉慶壬申  
十二月除夕前三日識

中庸旅酬下爲上解釋疑

凌次仲先生禮經釋例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  
旅酬下爲上案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  
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  
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  
曰字不若子燕禮旅酬更爵洗疏尊者與卑者之爵  
不言易者旅酬下爲上故不言易而言  
更也鄭氏此注卽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考旅酬  
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  
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

然獻酒用爵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唯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鄉飲酒義云少長以齒者如酬衆賓則先酬其最長者最長酬其次長者以次而及最少雖以少長爲先後亦是以尊酬卑也

長尊於少今以長者酬少者故曰以尊酬卑

特性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觶

奠於薦北籩豆之左也賓取之奠於薦南籩豆之右也賓

故北爲左而南爲右俟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至長

兄弟衆賓長加爵及嗣舉奠後兄弟弟子始於阼階

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二觶皆旅

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

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荅拜賓立

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荅拜

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弟西階前北面

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

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荅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又酬衆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長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賓尊於衆賓長兄弟尊於衆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于衆賓遂及兄弟及私人蓋尸尊于主人主人尊于侑侑尊于長賓長賓尊于衆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



酬以尊酬卑卽以下爲上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下爲上以證之而於禮記中庸篇復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弟子今本誤作之子唯孔疏尚作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

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蓋旅酬惟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遠賤

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

算爵

培鞏按特牲篇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解于其長張氏爾岐曰

將交相酬爲無算爵也蓋前此爲旅酬以後爲無算爵矣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解

于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於在庭凡  
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  
有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此先生解下爲上與  
朱子章句異之說也或謂鄭注鄉射禮引旅酬下爲  
上而釋之曰尊之也自是以下爲上之義至其解中  
庸引特性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  
似當如章句所云蓋鄭氏釋經往往有兩解不定者  
未可合爲一也然考朱子章句爲讀去聲而經典釋  
文無音是鄭讀如字又中庸孔疏雖不甚明晰然其

申鄭注云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賤人在先是思  
意先及于賤者亦非如章句之說近時張氏惠言著  
讀儀禮記引鄭氏鄉射注釋特牲旅酬亦云尊受酬  
者所謂下爲上也然則鄭氏解中庸與鄉射注非有  
二義可無致疑於其間矣

六經作自周公論

六經傳自孔氏然後之儒者祇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嘗言作也然則孔子以前作之者誰歟曰周公也曰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尚書大傳亦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周公之作

禮樂信有徵矣若易周公止作爻辭

見經典釋文

書止作

金縢大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立政

見書序

詩止作七

月鴟鴞常棣

見詩序

文王時邁

見呂覽國語

安得概謂周公

作之也况春秋始魯隱迄魯哀二百四十年皆東遷

後事以是爲公之作也可乎曰周家一代文治之盛自周公開之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立大卜以掌三易立大師以教六詩立大史小史內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於是六藝燦然具陳書之存者既不散失而又制爲陳詩采風之典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之法奕世而後官脩其業遵循勿改十五國之歌謠畢獻於當宁數百年之政治得失備存乎方策後之作之奚啻公作之也杜氏元凱云春秋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是以韓宣

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設非有周公作之於先後人安從得其法以垂爲經孔子又安從刪之定之贊之修之也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志周公之志學周公之學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書則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其證也或曰張揖謂爾雅周公所作然歟

曰爾雅固亦周公作之而孔氏之徒成之者也

井田論

生民之始食果實茹毛飲血或居窟或居巢勢至散也散而無所統必亂故先王思所以聚之聚則貧富強弱相形必至於爭爭則聚者復散故先王思所以保之保其聚使不至於散且亂者其惟井田之法乎三代盛王所以治天下恃有此而已矣其制可述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一井也由是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則百井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則萬井周禮匠人職曰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爲方一里者百

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

爲方一里者萬

同間廣二等

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此井田之制也其有不可

井者則爲溝洫之制以通之

溝洫者謂不畫井而但爲溝洫故謂之溝洫其

舉二字爲名以與井田配始於周官疏

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制也井田

一井九百畝畫爲九區象井之字中一區百畝爲公

田外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溝洫則不畫井無公田自一夫百畝積而至於萬夫爲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地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也井田以井計溝洫以夫計井田以九起數溝洫以十起數匠人井田之制始于一同九萬夫遂人溝洫之制始于萬夫王畿方千里中爲王城從內嚮外每面各五百里一百里爲郊其地置六鄉二百里爲甸置六遂鄉遂用溝洫行貢法三百里爲稍置家邑四百里爲縣置小都五百里爲疆置大

都家邑小都大都通謂之都鄙都鄙用井田行助法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野卽都鄙之地也國中什一  
使自賦國中卽鄉遂之地也井田溝洫非有異也可  
井則井不可井者則但爲溝洫而已有溝洫以濟其  
窮而井田之法遂以通行於天下是故有數善焉一  
曰可以養民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上父母下妻子皆  
取給焉二畝半爲廬舍還廬樹桑楸疆畔種瓜果井  
窳慈韭悉取于是五母雞二母篦女工蠶績老者得  
衣帛食肉焉死者得葬焉餘夫之能耕者亦受田二

十五畝斂以什一民氣樂焉頌聲作焉一日可以教  
民古者家有塾塾間首之室也春夏耕作之時父老  
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  
穀畢入餘子皆入學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  
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教之孝弟禮儀其秀  
者又以升於國學而教焉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之謂也一日可以衛民身古者寓兵於農計地出  
車通出匹馬成出革車一乘同出革車百乘一車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於農隙之時習爲蒐狩之禮

教之坐作進退而又大事致之追胥比之伍兩卒旅之衆卽比閭族黨之人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故足恃而無患也一日可以厚民俗古者授民田有三等田美者少予之田惡者多予之上田一歲一墾則家百畝中田二歲一墾則二百畝下田三歲一墾則三百畝肥饒不得獨樂境埆不得獨苦故其時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其效可

賭矣凡此皆井田之法之善也夫外有以贍其身家  
內有以淑其心性常則安居而樂業變則同仇而敵  
愾古盛時上下和協歷數百年而長治久安者豈不  
以此也哉今井田之廢久矣當今日而欲復之將奪  
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勢必紛擾不可行且阡陌已壞  
而欲爲溝洫涂畛於其中亦必曠日持久而難行雖  
然善法古者不襲其跡惟其意今井田卽不可復而  
其法未嘗不可師而用之也今富民之田皆貧民耕  
之也計其力之所能耕一夫一家亦不過百畝而止

耳誠能相其地利時其蓄洩令民廣種五穀蔬菜之屬山木以時斬伐以養生送死於其農之勤者又特賚以勸之恤其身簡其役俾之寬然有餘則民自知本業之可樂知重本業必不輕去其鄉矣於是倣古者飲射讀法之制以時奉宣

聖諭行鄉飲之禮以習禮儀令民廣設義學以牖其愚頑倣古者會卒伍之法立保甲以靖奸宄禦盜賊倣古者黨州相救相賙之法令民廣建義倉以救凶荒多捐義田以贍孤寡則養民教民衛民厚民之政

畢具於此民自可聚不可散可治不可亂矣故自戰國以來議井田者甚多以其制爲必可復者非也以其法爲必不可行者亦非也嗚呼古制之不存於今日而其法未嘗不可師而用者豈獨井田也哉